

明清逸史(下)

黄勇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明清逸史(下)

黄勇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 7-5387-1439-1

出版日期: 2002年1月

定价: CNY1680.00(全4册)

中图法分类号: K20:K204.5

第三编

明清逸史

名妓优伶韵事

第 一 回	慕名士幽凤托终身 逢乱世小苑断香魂	()
第 二 回	李书生负情卖娇娘 杜十娘饮恨赴清流	()
第 三 回	表情意血溅桃花扇 明争夺共偕千秋情	()
第 四 回	命途舛翠翘怨辗转 泄淫威宪宗赴黄泉	()
第 五 回	梅村吟就《圆圆曲》 延陵永唱长恨歌	()
第 六 回	鸾凤鸣共刻《酬唱集》 柳如是劝夫全大节	()

清宫逸史

第 一 回	文皇后私畜奸情 皇太极怒极驾崩	()
第 二 回	悲离鸾小苑入宫 丧美人顺治出家	()
第 三 回	陷情网康熙乱伦 宠卫妃雍正降生	()
第 四 回	穷私欲雍正禔病 入帘帏亲王销魂	()
第 五 回	风流天下气煞两后 乾隆皇帝独宠香妃	()
第 六 回	昏灯哀语慈后逝世 香钩情眼荡子销魂	()

西太后风流逸史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
第 二 回	奔父丧无意得贻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
第 四 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
第 七 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
第 十 回	定密谋启程返蹕 戮辅臣创制垂帘	()
第 十 一 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遣亲王隐飭朝纲	()
第 十 二 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
第 十 三 回	册立中宫大婚成礼 诏谕亲政母后撤帘	()
第 十 四 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
第 十 五 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毅后殉节	()
第 十 六 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
第 十 七 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
第 十 八 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随 醇王总监阅兵操	()
第 十 九 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
第 二 十 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
第二十一回	祝慈遐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鯁臣强谏充边	()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
第二十五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	()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	()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	()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宫井埋魂	()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	()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	()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	()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宫	()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	()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觐见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	()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	()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	()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

民国逸史

民国风情史

第 一 回	淫逸皇帝袁世凯	
	“后宫”诸妃竞骄奢	()
第 二 回	彩云梦兰金花	
	赵富曹赛一家	()
第 三 回	顺母命大帅纳妾	
	无子息抱憾离世	()
第 四 回	一代名伶众相逐	
	共偕伉俪辞江湖	()
第 五 回	风流缘结海内外	
	政治婚联宋美龄	()
第 六 回	方君瑛以身殉情	
	汪精卫借施慰怀	()
第 七 回	遇人不淑埋祸根	
	情海翻波断姻缘	()
第 八 回	张大千一生为情牵	
	众夫人贤淑传佳话	()
第 九 回	“地下夫人”骤去世	
	扑朔迷离成悬案	()

第三编

明清逸史

名妓优伶韵事

第一回

慕名士幽凤托终身 逢乱世小苑断香魂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生于明熹宗天启四年,姑苏(今江苏吴县)人。她的父亲本是个商人,家境比较富裕。她的母亲,姓陈,出身书香门第,通晓诗书琴棋。小宛出生后不久,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孤女寡母,坐吃山空,不久就衣食无着,难以维计。于是,母女俩一起流落到了金陵。

小宛自幼聪颖灵慧,母亲陈氏教她诗书,她往往能过目成诵;教她琴乐,她不仅能心领神会,而且还会自创新声,清雅悠逸,隽味无穷;至于针绣山水花木,更是神形毕肖,令旁人叹为观止。所以,小宛才十二、三岁,就有了“针神曲圣”的美誉。此外,她小小年纪,居然还通晓食谱、茶经,凡是上好的茶叶,只要经她过目或品尝,就准能分出个好坏优劣来。

当时的秦淮河,乐风极盛,为了生存,小宛被迫沦入乐籍。她本来就长得窈窕娟秀,神姿艳容,再加上才艺超群,于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秦淮河上的风流领袖。人们争相传颂她的美貌才名,竭尽资财想一领她的风情雅韵。

但是,小宛却颇好幽静,每当男女聚集、寻欢作乐的时候,她就会神情沮丧,流露出一种厌弃、鄙夷的表情。然而一旦她到了幽林深壑、人迹罕稀之处却又总是恋恋不舍,乐而忘返。平日闲居,她常爱揽镜自照,顾影自怜,还会不由自主地哀叹自己:“姿美性慧如此,就是俯首屈作庸人之妻,还当悲叹彩凤随鸦,更何况沦落在烟花巷中,作落叶飘花呢?”

母亲见她时常愁泪不干,心里非常难受,就劝慰她:“我们现在已有不少钱财了,也

够我们母女俩一辈子的花销。如果你不想再干下去,那就留心选择一位如意的郎君吧!”小宛对母亲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很是感激,可是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心灵上的知音呢?以往,她时常从复社文人吴应箕、陈定生口中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冒辟疆。平日她是听之无意,今日却是思之有心;这冒辟疆是何许人也?长得什么样子?才情如何?难道真的像吴、陈二人说的那样神清骨秀、风流倜傥、名扬天下吗?小宛不但时常在心中念叨他的名字,还摹画他的容姿,想象他的才情。真是未见其面,先倾芳心。

不久,冒辟疆从如皋赶到南京来应试,一帮挚友为他设宴接风。酒乐欢然之际,吴应箕、方密之、侯方域都向他夸赞小宛的风流才名,还戏笑他说:“‘东海秀影’(当时人们对冒辟疆的雅赞)今后再也不会高标自置,目无下尘了。只要那董小宛一来,保证叫你五体投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冒辟疆听了,甚觉好笑,他向来视风尘中人为土蛆,自己堂堂一雅士,怎会倾恋一个妓女?真是荒谬!所以,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不管她是什么‘小碗’、‘大碗’,要想把我冒辟疆迷倒醉倒,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方密之等人见他如此自负、自傲,都很不服气,一定要试试他抵御魅惑的能力。于是,他们就硬拉着辟疆去拜访小宛。事不凑巧,小宛已因厌恶秦淮河的喧嚣之声,搬到苏州城里去了。

等到辟疆应试下第,正逢史可法要邀请他到苏州去任监军之职。辟疆虽然深深钦佩史可法的刚毅、秉正,但他看到史可法治军极为整肃严谨,生怕一向洒脱不羁的自己无法适应制度谨严的军旅生活,所以就再三婉拒了。

不过,辟疆又一转念,既然自己已来到了苏州城,何不就在这繁华热闹的苏州游乐一番再说呢?更何况那个所谓的名妓董小宛,听说就住在半山塘。就是为了验证一下密之、应箕等人的话是否真实,也该去访她一访。主意一定,他就在姑苏台、虎丘、沧浪亭、寒山寺等苏州名胜处闲逛开了。这期间,他曾两次去拜访董小宛,都没能如愿。因为,此时天气正是炎热,加上小宛耐不住喧闹,白天不是跑到湖边柳荫丛中纳凉,就是遁入密丛幽径散心。

一日,小宛因为醉酒,正在深闺酣眠,忽然母亲走来将她推醒,笑微微地对她说:“那个姓冒的书生又来找你了,你见不见他?”小宛一听,就好像三伏天喝了凉沁甘美的清泉,浑身为之一爽,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赶忙梳洗妆扮。

不一会,便在母亲的陪伴下,沿着曲栏花径,袅袅娜娜地走来。辟疆一见她素妆淡服、娉娉婷婷的身姿,便觉得她正像那池塘中随风摇曳的荷花仙子凌波踏浪而来。眨眼间,小宛便来到了辟疆的面前,望着眼前这位神清肤澈、英姿天成的美男子,她不由地神摇意荡,满脸羞红,其情态宛似一株浴映朝霞的白芙蓉。此时,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在这互相倾慕凝眸的一刹那凝滞了,其余的一切言谈都显得多余。

小宛的母亲见状,颇感困惑,忍不住道:“哎呀!你们这是怎么啦?怎么一见面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呆楞楞地站着?”辟疆这才如梦初醒,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心想,初次见面,就这样放肆地盯着一个女子看,未免太过失态了,这要是让密之等人知道,岂不要让他们笑死?

“小宛,你陪冒公子聊聊,我去备饭。”陈氏知趣地走开了。

小宛满面娇红,低垂粉颈,只是默默地站着。冒辟疆再次贪婪地凝视着她姣美的容貌,直感到有一股清纯、幽雅、恬逸、素馨的气息正沿着他的目光沁入他的心脾,使他恍若脱离了尘嚣,置身于一一片纯净、幽美的山林。如此美妙的心理感受,他似乎从未体验过。于是,为了要弥补这种缺憾似的,他贪婪地呼吸着,尽情地欣赏着,他要把美好的感觉永远铭刻在心上。

小宛见他半天没有声响,不由地抬起头,正好又碰上他痴迷的眼神,她的脸更红了,胸口怦怦直跳着。此时她的耳畔传来了冒辟疆深情的赞叹:“小宛,你真美!就好像远离尘世的深谷幽兰。”小宛听了,顿觉心头涌起一股辛酸、甜美的感觉。辛酸的是,她每常以幽兰自比,哀叹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世人多将她视为争妍斗艳,卖武风情的红桃艳李;甜美的是,冒辟疆居然一见面就深深领略了她的丰采神韵,感觉到了她内心深处最美好的最可贵的东西,她灰黯阴冷的心田,顷刻之间泛起了一股温馨、恬逸的暖流,仿佛那美好、明媚的春天悄悄来临。

小宛本来想说:“深谷幽兰,固然秀美,只可惜无人能识,她只能够自开自落。”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我是听香君说的。”冒辟疆笑吟吟地说:“想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呀!不过,现在看来,只要能见到你,就是跑一百次也不冤枉的。难怪朝宗(即侯方域)、应箕、密之他们都说我……”话说到此,他忽然自觉失口,慌忙打住。

“他们都说你什么?”小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目光中流露出期待。辟疆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本不想说,但又实在抵御不住她目光的追寻。于是,他只得深深地吸了口气,鼓起勇气说:“他们说我一见到你,准会拜倒在……”他又止住了话头,满脸涨得通红。显然,此刻他的内心,已非常地激动、兴奋。

话虽未说完,但小宛已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的全身不由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幸福和慌乱。她怎么也抵抗不了这样一种强烈的念头:“我要是能嫁给这个潇洒俊逸的郎君,该多好啊!自己梦寐以求的不就是像他这样的心灵知音吗?何况他还倾心爱慕自己呢?”但是,她却怎么也无法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她深怕冒生会认为自己太轻浮。

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辟疆忽然站起来,向她拱手说道:“小生这就告辞了,改日再来造访。”

小宛正沉浸在甜美的遐想之中,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大吃一惊,她不觉恋恋地道:“公子为何这样匆遽?家母已备薄酒,正欲为你洗尘呢?”辟疆婉谢道:“伯母、小姐的好意,我已心领。怎奈家慈近来病体欠安,已来信催我回去了。我想,多则三、五月,少则一月,我定会重来看望你和伯母的。”

说完,他便转身离去,宛若一阵醉人的春风,既给小宛带来了无限的欣慰,又牵走了小宛情意绵绵的爱心。她倚着门栏,眼巴巴望着他愈走愈远的身影,心头充满了失落和惆怅,她的心灵从此便如那春风乍起的湖面,再也不能像昔日那样归于冷索和宁静。她的全部身心都将凝聚成一个热望,那就是他能够很快地回到她的身边。

谁想好事向来多磨,天有不测风云。冒辟疆走后还不到一个月,清兵就大举入关,加上流寇猖獗,大明王朝的局势,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莺歌燕舞、繁华升平的江南,也处

处笼罩在一种肃杀、恐怖的气氛中。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辟疆毫无音讯;一年、两年,时光在相思的愁泪中,凄凄地流过,仍然不见辟疆的影子。

小宛病了,她整日愁思恹恹,茶饭难进,身体也一天天地消瘦下来。母亲陈氏看在眼里,异常心焦,为了帮女儿排遣内心的愁苦,她请求女儿到黄山游玩,小宛答应了。于是,她们母女又从苏州迁往黄山。

再说冒辟疆,自接家信回到如皋以后,母亲的疾病已基本痊愈。他正准备回探小宛,不想妻子又病了。辟疆平日很爱自己的妻子,对她贤德贞慧的品性和雍容大度的风范非常钦敬。尤其是妻子平时侍奉公婆甚孝,操持家务甚勤,这一点让他特别感激。因此,他不忍心抛下病中的妻子,跑到外面游荡,只得收心敛神,悉心照顾病妻。

妻子知道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但不忍拖累他,还为自己不能时常伴随在他的身边照顾他而感到不安。她满含爱怜地对辟疆说:“夫君是个风雅之士,经常以文会友,参加社团活动,很少在家,拙妻很难照顾到你。我想,要是替你娶个侍妾,让她随时照料你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辟疆闻言不觉一愣,忙说:“贤妻何出此言?你我夫妻,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我怎能……”

“这有什么!你没见钱牧斋、吴应箕、方密之他们都有一、两个侍妾吗?只要我们夫妻倾心相爱,始终不渝,就是娶一个小妾,又有何不可呢?再说你经常在外,无人照顾,我实在放心不下。”

辟疆听了,感激万分,他的心头顿时浮现起董小宛的倩影。于是,他笑微微地说:“好吧!既然贤妻这么疼爱我,等我遇到适意的人儿再和你商量。”

不久,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攻破了襄樊。此时,辟疆生怕正在樊城的父亲有个三长两短,禁不住忧心如焚。为了解救父亲。他亲自赶往金陵上书万言,历陈父亲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期望父亲能早日摆脱困境。此书一上,倾动朝堂,史可法等人,皆为他倾力周旋。到了次年春天,他的父亲终于得以调离险境。

冒辟疆惊喜不已。现在身无挂牵的他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去见自己心爱的小宛了。他匆匆忙忙地赶到苏州半山塘,指望能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心上人,没想到却已是人去楼空。他感到自己就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眼前的娇花翠柳,都浸在一片灰冷、阴暗之中,没有一点诗意的光亮。

他孑然一身在半山塘踽踽独行,似乎要寻回那甜美的梦幻。后来,他越走越感到伤感、委屈,意不知不觉地流下了两行清泪。几年来,他何尝有一刻忘记了小宛?不管是醒时还是梦中,他的眼前总是浮现起小宛那种幽雅恬逸的风姿,总是不停地回味她带给自己的那种清新、纯美的感受。可是,此刻小宛在哪里呢?

他没精打采地走出花园,迎着傍晚的霞辉来到河边。

“相公,想游湖吗?你瞧,这傍晚的景致多美,何不坐船散散心呢?”一名船夫朝他吆喝道。

“好吧!”辟疆随口答应一声,就跳上船去。船夫用竹篙在岸上轻轻一抵,船便飞快驶向了湖心。水面上霞光辉映,波光粼粼,晚风习习,辟疆郁闷的心胸,顿时舒展了许

多。

“相公想游哪一处？”船夫问。

“随你的便吧！”辟疆漫不经心地答道。

船夫于是将船划向桐桥。只见桥对面的丛林中有一座小楼，精美雅致，倒映在水面上，犹如琼楼玉宇一般。辟疆心中一动，忙问：“这里何时盖了座小楼？你知道是谁住在里面吗？”

“怎么不知？这小楼的主人，是赫赫有名的秦淮歌妓董小宛。她自游黄山归来后，就一直住在这。她的母亲，前不久病死了，她自己也重病缠身，卧床不起，所以那小楼一天到晚都闭着。”

冒辟疆听了他的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几乎要破胸而出。他急令船夫快将船划过去，船刚靠岸，尚未停稳，他就猛地跳上岸，拔腿跑向小楼。把个船夫惊得目瞪口呆。

他扒在门上“嘭嘭”地急敲，半晌没有人声。他急了，大喊道：“小宛！我是冒辟疆啊，怎么不开门让我进去！”“呀”地开了，丫环惜春惊喜地问：“你真的是冒公子？这下我们小姐可有救了。”她赶忙将辟疆引进后院，领他进入小宛的卧房。

到了卧室，但见残灯昏黄，杂物狼藉，药壶、药碗遍地乱放，满屋弥漫着刺鼻的药味。小宛躺在床上，面色如纸，奄奄一息。冒辟疆一见，扑到床前叫道：“宛君，我辜负了你，辟疆来迟了！”过了一会儿，小宛吃力地睁开双目，看了冒辟疆半饷，才问道：“冒公子，你我身在何处？不是梦中吗？”辟疆道：“你我都在这里，辟疆看你来了，不信你问惜妹。”惜春忙把冒辟疆这两年的经历简略讲了一遍。听完惜春的话，小宛露出一丝微笑道：“母亲临死前还说公子是个信人，一定会来的。公子终于来了！”接着互相叙述了别后的详细情况，董小宛越说越来越精神，到了夜半，便披衣坐起道：“我的病好了。上天生物没有孤立生出而没有对偶的，如磁石与铁，气有潜感，数有冥会。十八天来，我水米不进，医药无效；今公子夜半来到，我的病突然好了。公子既有当于我，我岂无当于公子？愿以此时委终身于公子，公子万勿推辞！”听了小宛的话，辟疆极为感动，忙说：“婚姻乃终身大事，岂可如此草率？君如此待我，我岂能草草对君。君与我上次醉中初见，今日病中重逢，何以知我的为人？何以知我妻是否嫉妒？此外，最近接家父家书，即日致仕还乡，得脱险境。我明日必须派人到襄樊迎接家父。接君之事需从长计议。”随后，告诉小宛苏元芳支持他迎娶小宛，且把苏元芳带来的一对珠凤送给小宛。小宛闻此，感激涕零。两人说着，不觉晨光熹微，天已大亮，辟疆恋恋不舍，作别而去。

次日，冒辟疆父亲刚刚调回，他得回去看看。再说离乡试也不太远了，也该回去做些准备。小见刚与心爱的人相聚，又要分手，怎不肝肠寸断？她坚定地说：“你要走，就让我送你一程吧！”辟疆考虑到她病体未愈，坚决不允。她就哭着缠着，一定要送。辟疆拿她没办法，只得携着她一起登船出发。

这以后，两人由苏州到金陵，游惠山，历常州、阳羨、澄江，直抵北固山下，又登金焦。小宛身穿西洋布退红轻衫，薄如蝉翼，洁比雪艳，与辟疆出现于江山最胜之处。游人成百上千，争相围观，都说是江妃携着配偶沿江踏浪。他们一共乘船飘游了27天。辟疆

也向她辞别了 27 次。每次辞别,小宛都哀哀痛哭,哭得辟疆方寸大乱,只得又让她送。

到了真正要分别的这一夜,小宛又哭得像泪人似的,梦一般的眸子,蕴含着凄怨和绝望。辟疆只好用热吻来抚慰她痛楚的心灵,并且把乡试后一定来接她的话,又重复了数遍。良久,小宛才含泪凄然笑道:“我不是不让你走,我只是离不开你呀!要是你秋试后不来看我,我一定会……”

辟疆一把捂住她的嘴,同时用另一只手去挠她的痒痒,小宛顿时笑得喘不过气来。

“你还敢说这样的话吗?”

“不,再不敢了!”小宛的脸像带露的桃花正迎风笑绽。

辟疆的手指无意间触到她细嫩柔滑的皮肤,感到内心分明有一股越来越强的火苗在翻腾,在灼烧。这火苗迅速蔓延到他的手臂上、手指上,他开始沿着她的腋窝,带着一种犹凝和滞顿,慢慢地挪移。

“冒郎!”小宛梦呓般地轻呼,双眸流溢着激情的火焰。她伸手扯开自己的胸衣,张开玉臂将他的头揽在自己的酥胸上。两股炽热的火焰顿时融汇在一处……

辟疆走后,小宛关门闭户,吃斋茹素,怀着一种宁静的幸福和缠绵的思念,静等着她心爱的人儿尽快来接她。可是,命运似乎在有意捉弄她。她有一个亲叔伯,平时极好酗酒赌博,浪荡无度。他在外常以小宛的名义,到处借钱。别人都因小宛名冠一时,想捞她的便宜,所以都极乐意借钱给他。小宛一回到苏州,那帮纨绔公子、富商豪绅,就上门来向小宛讨债。小宛虽未落籍,但已数年不在勾栏,哪有数千两银子付债?那帮家伙就蛮横无理地说:“没有钱,人也行!只要你肯陪我们睡觉,新帐旧帐,一笔勾消!”小宛遭此横辱,禁不住泪如雨下。

她咬紧牙关东挪西借,可打发了一批,又来一批。小宛实在住不下去了,就带着一名仆妇,雇舟连夜出逃。不料,在江上又差点被盗贼掳去。她和仆人藏匿在密苇丛中,一连三日,寝食俱无。待危险过去,才又重新雇舟赶到金陵,在城外等候辟疆考试完毕。

辟疆出场后,意外地发现了小宛,他赶忙将她带进自己在城中租赁的客舍。小宛一头扑在他的怀里,满怀委屈,凄惨地哭诉道:“冒郎不要怪我,我是不得已才跑来找你的呀!”接着,她便将自己在苏州遭受的困扰,细细地向辟疆倾诉了一番。辟疆听后,既心疼又忧虑。久别重逢,两人都异常激动,小宛就像小鸟归巢一般紧紧地偎在辟疆的怀里,再也不肯出来。

翌日,辟疆亲自领着小宛去拜望钱谦益、吴应箕、侯方域、方密之等挚友。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才子佳人,纷纷置宴作贺。中秋夜,钱牧斋特置酒于河亭,宴请他们。秦淮名妓柳如是(为钱牧斋妾)、李香君(为侯方域妾)、卞玉京、李十娘等皆来与小宛聚首谈笑,并为她的归宿而喜极泪下。

乡试放榜,辟疆满腹才华,只中了副车,他决意不受,并发誓从此再不入仕。这时,那帮向小宛索债的人,得知她到了金陵,又纷纷赶来追债。而管理乐户的官员,也来追逼小宛交纳脂粉钱(因为她名在乐籍)。辟疆无力维持,只得劝她仍回旧院。小宛痛不欲生。幸好有一刺史深怜小宛的不幸,欲为她周旋,但因他过于鲁莽,竟以武力胁迫索债人,致使索债人不忿,将小宛挟持到苏州,几乎坏了大事。

钱牧斋素与辟疆相厚,两人可谓莫逆之交,他对小宛的姿容才识亦颇为欣赏。他早就有意欲为二人撮合了,不想今日平地竟起这么大的波澜。于是他带着柳如是,亲自赶到苏州,一边让柳陪伴小宛,一边出面替小宛规划还债事务。在朋友处筹借到数千两银子,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他又写信给门生张祠部,让他想法为小宛脱籍。接着,又召集远近名贤,为小宛饯别,将她送往如皋。

就这样,经历了万千磨难,小宛终于获得了人身的自由。这下她可以自在地怀着幸福的热望去与她心爱的郎君相聚啦!可是一种新的忧虑很快又降压在她的心头,辟疆的父亲、爱妻会接纳她这个风尘女子吗?倘若……她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往下想,只觉得欢乐的鸟翼上挂着沉甸甸的铁环,再也飞不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如皋,她下了船,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呢,只见辟疆已带着车轿赶到了她的面前。

“小宛,我们来接你了。这就是夫人!”他喜气洋洋,兴奋地喊道:

小宛惊喜不已,正欲上前拜见,夫人已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笑吟吟地说:“小宛,真让你受苦了。我们那一位,因为你被劫走了,整日茶饭不进,几乎都要愁死了。昨儿接到牧斋的信,方知你得脱险境。我们一家人欢喜不尽,今儿一大早就等在这里了。”

小宛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扑通一下跪在夫人面前,紧紧地搂住夫人的双膝,连叫了数声“好姐姐!”夫人慌忙将她搀扶起来,心疼地为她擦干眼泪。

归嫁以后,小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贤淑和才干。对待公婆,至恭至孝,贤慧周到;对待夫人,谦敬柔顺,关切体贴;对待下人,宽厚仁慈,常为他们排忧解难。所以,一家上下,都交口称赞她的贤明聪慧。

那冒辟疆,自娶了小宛之后,更觉有享不尽的清福。因发誓永不入仕,故将一颗心都用在编辑《唐书》上。小宛每晚陪伴在他的身边,帮他稽查史料,抄录文稿,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小宛特别爱读屈原、少陵、义山、王建、花蕊夫人、易安等人的诗词,有时睡着了,怀中还抱着数本诗书。她还亲自辑录古今女子的诗词、秩事,编成了《奁艳》一书。

读书间歇,她常为辟疆抚琴唱歌,煎烹香茶,或与他一同品评山水人物,鉴别金石鼎彝。辟疆常满怀幸福地感叹说:“天地之间,再也没有这种相得之乐了。”

可惜的是,这种宁静淡雅的生活并不长久。次年,清兵大举南下,南明王朝土崩瓦解,如皋陷入一片战火之中。辟疆举家渡江南逃。乱兵贼寇,到处抢掠烧杀。辟疆雇的船只,屡遇险患,每天危急关头,小宛总是挺身而出,毅然道:“宁可让贼兵把我抓走,也不能让郎君一家蒙难,倘若无缘再见,那么就请郎君到了黄泉再找我吧!”值得庆幸的是,每次历险,她都能凭着自己的智慧瞒混过去。

逃脱险境后,辟疆沿途受了许多惊恐和劳累,竟一病不起,小宛衣不解带,朝夕相伴,煎汤熬药,侍奉得无微不至,本已没救的辟疆硬是被小宛从地狱门口拽了回来。辟疆好了,可小宛却彻底垮了,心力交瘁地静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不要说汤米,就是药水,也滴水难进。

冒辟疆望着她瘦失人形的惨状,涕泪交流,心疼欲碎,他不停地哭着说:“小宛!是我拖累了你呀!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小宛将头埋在他温暖的胸前,吃力地说:“能够死在你的怀抱里,我就知足了。”说完,便面带笑意,溘然长逝了。这一年,她刚满二十七岁。一朵刚绽放的兰花,竟这样凋谢了。

辟疆拥着她的躯体,放声痛哭:“为什么死的不是我,竟是她呀!为什么?!”满屋亲朋好友无不为之落泪。

辟疆请来名画家,为小宛摹了一张肖像,将她埋葬在他们时常游玩的“影梅庵”旁,并写下了一篇《景梅庵忆语》,洋洋万余言,追忆了与小宛一同度过的美好岁月。此文一经传出文人墨士无不争相传阅,大家在深羨冒辟疆与董小宛甜美、深挚的爱情的同时,谁又能不为小宛那红颜薄命的悲惨身世一掬同情之泪呢?

第二回

李书生负情卖娇娘 杜十娘饮恨赴清流

明朝万历年间,浙江绍兴有一个书生,名叫李甲,字汝尘。他的父亲是浙江的布政使,家中颇有财势。为了儿子的功名前程,李父特意在京师为儿子捐了一名太学生。又给了他很多钱财,供他在京使用,实指望他能学得满腹文才,科举成名,光宗耀祖。

可谁会想李甲少年心性,只爱风流玩耍,哪肯把读书放在心上?他仗着父亲给自己备下的钱财丰厚,成天到处眠花宿柳,冶游闲荡。后来,他经人引荐,结识了京城名妓杜十娘。

这杜十娘生得艳若桃花,媚似神女,待人温柔体贴,又十分善解人意,况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诗词歌舞精湛迷人。李甲自一见到她,便觉魂销骨蚀,从此乐不思蜀。

十娘呢,也爱他丰资清秀、风流洒脱的气质。两人你恩我爱,感情颇为深厚。

不觉两年已过,渐渐地,李甲囊中匮乏起来,便派人回家去要。不料老父已从京中亲友那里打听到了李甲在外吃喝嫖赌的情况,所以不但分文不给,还责令他速速归家。

李甲心中十分懊恼惧怕,他舍不得就这样离开令他销魂荡魄的杜十娘,无奈鸨母见他没钱就渐渐对他厌烦起来,常常语言尖刻,指桑骂槐,弄得李甲好不尴尬!开始李甲还对鸨母廉卑恭顺,希图安身。可没几天鸨母就变本加厉地指名道姓辱骂起李甲来,扬言要把他赶走。

好在杜十娘心里爱着李甲,打定主意要和他终生相好。她见鸨母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心中愤愤不平。她让李甲只管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不要理睬鸨母,任凭鸨母如何去骂。

鸨母见此光景,心中暗想:这杜十娘又非自己亲生,难道还会站在老娘一边?须得想个计策才行。她知道李甲眼下囊空如洗,要想给杜十娘脱籍,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就想借此为难李甲,让他因筹措不来银子而自觉羞愧,主动离开。

主意一定,她便对十娘道:“你也不必和李郎串通一气来对付老娘。要是你能说动李郎,让他拿出三百两银子为你脱籍,那么就是你们走到天南地北,老娘也不问了。”

杜十娘听了,慨然道:“那李公子就是再落魄潦倒,料想三百两银子也还拿得出。倘若到时候他拿来三百两银子,你又翻脸不认帐,那可怎么办呢?”

鸨母听了,“扑哧”一笑。她心想,莫说三百两银子,就是一百两银子,他也难挤弄出来。于是她用手指着燃烧的烛花,轻蔑地笑道:“要是李公子早上能够拿出三百两银子,你晚上就可随他而去。今晚蜡烛生花,该不会是李公子要得佳人的预兆吧?”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夜间,十娘和李甲缠绵了一阵之后,忽然悲悲切切的啼哭起来。李甲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你难道就不想着该怎么办吗?你眼下虽然无钱帮我赎身,可你不能找找你家在京中的那些亲友吗?”李甲惊喜地回答道:“好!好!我一定去办!我早就想着替你脱籍了,只是一直未敢明说罢了。如果明天能借到三百两银子,那么你就永远是我的人了。”说完,他一翻身将十娘压在身下,他恣意地揉弄着这个娇艳绝世的美人,直把十娘折腾得喘不过气来。

翌日,天刚放亮,李甲便爬起来出了门。他装着要回家的样子,打点起行李,到亲朋好友家去告别,指望能哄些盘费。可那些亲戚们都知道他沉溺于狎邪声色,已非一日,所以对他的突然告别,将信将疑。更何况李父对他在外眠花宿柳,早已怒不可遏,发誓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现在借钱给他,不仅是肉包子打狗,而且还会惹怒李父。所以,人人都谎称手头拮据,无以为助,把李甲打发走。

李甲在外四处奔走了一个月,连一个子儿也未借到,只得羞愧满面地来见杜十娘。十娘见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叹息道:“郎君果然寻不到一文钱吗?我的被褥中还有一百五十两碎银子,向来用线缠裹在棉絮中间,你明天可让仆人暗中取走,暂付给鸨母。至于那另外一百五十两,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李甲听了,惊喜交加,他兴奋地说:“你放心!那一百五十两银子,我无论如何也要弄到!”当夜,他便十分慎重地将褥子取走了。

他取褥子中的银子,告诉他的同窗好友,大家深为杜十娘的举措所感动,纷纷慷慨解囊,可好不容易凑足了一百两,就再也没有了。

李甲哭着对杜十娘说:“现在我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还欠五十两,我实在不知该到哪里去弄了。”十娘听了,高兴地拉着李甲的手说:“你就不用再发愁啦,明早我到姐妹们那儿去借。”真的?“嗯。”杜十娘兴奋地伸出玉臂,勾住了李甲的脖子。李甲久受压抑的心,顿时开朗起来。他紧紧地抱着十娘,积压了多日的热情,迅速袭卷上来。他张口吻住十娘小巧温润的嘴唇,使劲地吮吸着,同时用右手解去十娘的胸衣。十娘娇喘吁吁,整个身躯在李甲的怀中不停地颤抖、扭动。渐渐,便销熔在狂爱的烈焰中了。

约定的期限到了,十娘果真借到了五十两银子,他们将前后筹集的钱放在一起,欣欣然来见鸨母。鸨母一见,黯然失色,意欲反悔。十娘果决地说:“我在你家已有多年,所挣的金银,不下几千两。今天要从良,也是你亲口答应的。现在赎身的银子,一文不少,订下的期限,半刻没过。倘若你再要失信,那就让李公子持银自去,我即刻自尽。恐

怕到那时,你人财两空,悔之无及!”

鸨母理亏无奈,只得取来天秤兑准了银子,恨恨地说道:“事已至此,料想也留你不住。只是你要走,即刻就走。平时穿戴衣饰之类,一件也休想拿走!”说罢,就将李甲和杜十娘推出房门,用锁锁了门。

十娘光着发髻,身穿旧衫,跟着公子到院中与诸姐妹道别。姐妹们见此光景都悲愤落下泪来,说:“十娘的美貌风流,在我们姐妹中向来是首屈一指的。今日跟从李公子走出院门,竟这么褴褛寒伧,这不是我们的耻辱吗?”于是,姐妹们纷纷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赠给了她。转眼之间,十娘便头戴珍珠、双耳垂环,绫罗满身,变得焕然一新。

姐妹们对十娘说:“你与李公子此去千里迢迢,却还不曾准备行装哩。”于是大家又送给了她一个箱子,箱子里究竟装着何物,李甲不得而知,十娘也装作不知。直到夕阳西下,众姐妹才与十娘挥泪而别。

他们一起来到李甲住的客店,只见四壁冷清,秋风萧瑟。李甲趴在桌子上两眼直楞楞地对着幽微摇曳的烛光发呆。十娘见状,就解下左臂上的生绢包,倒出二十两上等的朱提银,柔声说:“你别发愁,这些银子就暂且拿着作路费吧。”李甲见了,不由地感激涕零。

第二天,他们雇了辆车,出崇文门,来到通潞河边,打算搭坐官船南下,等付清车船费,二十两银子已经花光了。这时,十娘又打开右臂上的生绢包,倒出三十两银子,说:“这些足够我们沿途吃喝了。”李甲连连从十娘那儿获得意外之惠,不由地手舞足蹈起来。他对自己眼前的际遇,万分庆幸。一路上他不是仰望长空,嗤笑飞雁为何影单少侣,就是探问游鱼何以孤独缺伴。他不但指天发誓要像纯洁的露珠化成冰霜那样与十娘白头偕老,还与十娘互指赤心为盟,愿像深秋的丹枫带给双方以爱的温暖。总之,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无法言喻。

船到瓜州,他们转赁了一条小舟,准备次日渡江。此夜皓月当空,犹如明镜高悬;月光澄澈,宛似白练飞泻。李甲兴致勃勃地对十娘说:“自打出了京师,我们就一直蜷缩在船中,不能尽兴。今夜船中再无旁人,还有什么顾忌呢?再说,江南的水乡这么明秀,月色又这么明媚,我们有什么理由辜负这良辰美景?”说罢,便扯着十娘的手,将她拉出船舱。

十娘也因长时间滞留在舟中,情绪低落而生出些许背井离乡的凄凉。这时见到月涌江梳,一片莹洁的景致,不禁心旷神怡,精神焕发起来。她与李甲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偎坐在船头观赏夜景。李甲意兴遄飞,不时举起酒杯,高声朗诵李白的诗句;并再三恳请十娘对着江水明月清唱一曲。十娘点头应允,亮开歌喉,那清亮圆润的歌声伴随着清爽的夜风在空中袅袅回荡,令人情怀荡漾,浊气顿消。

却不料,这歌声竟牵动了邻舟的一个年轻人。这青年姓孙名富,年方二十,家资巨富,祖祖辈辈皆在扬州贩盐。他容貌俊俏,生性风流,时常混迹于烟花柳巷,惯会调风弄月,追欢逐笑,是个有名的轻薄子弟。这天夜里,他正独自一人在船上喝酒,忽听得不远处传来婉转嘹亮的歌声,就禁不住心猿意马,如痴如醉起来。他正要起船探访,不料声音又倏然消逝了。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好不容易捱到五更,忽闻江风大作,波起浪涌。等到天亮,打开舱门一看,只见彤云密布,雪花飞扬,船只再也无法开动了。于是,他就命艄公将船移到李甲的船边,想伺机察看那船中的女子是谁。

他穿着狐皮衣,戴着貂皮帽,用两只饿鹰觅食般的眼睛围着李甲的小船滴溜溜乱转。恰巧十娘梳洗方毕,用纤纤玉手揭开舟傍短帘,自泼盆中残水,被他张眼瞧见。只这一眼,便惹得孙富魂摇魄荡,心痒难挠。他自言自语地说:“难道世间真有这等标致的美人?”再欲看几眼,十娘却早已放下了帘子。

孙富无法遏制心头的强烈欲念,便手抚船舷,卖弄身姿,还拍着手掌唱起歌来。李甲推开篷窗,循声望去,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寒气,冷嗖嗖地袭来。那孙富见他露了脸,急忙举手寒暄,两人互道了姓名籍贯,又叙了些太学中的闲话,不觉渐渐亲热起来。

孙富说道:“风雪挡住了我们的船,这实是老天爷要让我们兄弟会面呀!现在呆在船中无聊,老兄何不同我一道到岸上的酒店去喝上一杯呢?那样我也可以多多聆听您的教诲。”李甲忙说:“萍水相逢,怎好叨扰老兄呢?”孙富笑嘻嘻地说:“嗨!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您又何必这么拘礼?”

于是,两人下了船,来到岸边酒店饮酒畅谈。饮到酩酊痛快之际,孙富悄悄问李甲昨晚船中清歌者是谁。待李甲如实相告,孙富又问:“老兄过江之后,即刻就回家吗?”李甲愁眉不展地说:“正为此事伤脑筋呢,家中贱内都还好说,只是老父性颇严厉,恐怕不能相容。”孙富见有机可乘,便装出非常关心的样子对李甲说:“既然令尊大人未必肯容你们,那么您带着丽人将到何处安身呢?你可曾与丽人在一起商量过吗?”李甲说:“她约我一起先在吴越一带游历一番。”

李甲酒后竟无端向孙富透露了全部实情。孙富假作忧心同情地对李甲说:“老兄这样做,似有不妥。您带着美人在荒郊野外游玩,难免会有不测。您没听说过明珠坠地就有人拼死抢夺的话吗?再说江南一带的人,最为轻薄浮浪,一旦他们看上某位美女,就会不惜一死去抢夺。更何况老兄携带的是绝代佳人呢!再说,美人们多半工于心计,做事一向难以预测。老兄又怎么知道她不是拿您作阶梯,早已同别人在前面路上另有约会呢?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烟波浩渺的太湖,波涛汹涌的钱塘江,岂不就成了老兄的坟墓?所以,我劝老兄还是三思而行才好。此外,就算您和美人在吴越游玩能侥幸平安,可我要问问您,究竟令尊和美丽哪个更重要?望你不要为一时的欢娱而落个终身受害的结果。再说要是您身边的钱财,都游逛完了,又该怎么办呢?”

一席话直说得李甲神色沮丧,不知如何是好。孙富见时机已成熟,就故作诚恳的说:“小弟倒有一条妙计,对公子来说妥当得很,只怕老兄溺于枕席之爱,未必肯施行啊!”

李甲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急忙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就赶快教教我吧!”孙富说:“令尊大人因为老兄在外迷花恋柳,挥金如土,心中已是非常愤怒;您现在又两手空空,携一娼妓而归,就更是触在他的气头上,这样即便他不把您打死,也要您掉一层皮啊!可是,倘若您肯忍痛割爱把杜十娘让给我,那么我倒愿意以一千两银子相赠。这样,您既得了一千两银子,又可向令尊交待了;况且舍弃了美人,沿途还可以免除惊怕,